

建業帝使陳留人周安穆告之使爲內應去天文已著而土木之工不息此而不乘宜復何待邁其懼安穆慮事發馳歸是夜立與邁書曰北府人情去何鄉近見劉裕何所道邁將謂立已知其謀晨起白之立驚封邁爲重安侯又以不執安穆故殺之乃誅元德等召群臣廷論衛將軍楊州刺史栢謙請北拒立曰不然此兵輕狃皆出萬死若我偏師失利則更成其氣今不如屯兵覆舟使其空行二百里地無所措手卒遇大衆莫不振懾我按甲堅陣勿與爭鋒彼請戰不得勢將自走此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謙固諫不然乃遣其將吳甫之皇甫敷等相繼拒義軍先是帝造游擊將軍何澹之左右見帝光耀滿室以告澹之澹之以告立立不以爲意及義兵起方懼或曰裕等其弱陛下何慮之深立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忘蓋寧之外甥酷似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時推帝摠徐州府事孟昶爲長史居守檀憑之爲司馬劉穆之爲府主簿帝率二州之衆一千七百八人進及竹里移檄京師三月戊午逆破皇甫敷等於羅落橋進敗栢謙將於覆舟山立出自西掖門策馬石頭城輕舟南逸王謐率百辟推高祖領揚州帝固讓以王謐爲揚州刺史留臺朝廷肅然各守職王謐命尚書以帝爲使持節都

建康實錄

八



秦史所謂曲阿丹徒間有天子氣者也時有孔子恭  
者善占墓帝嘗與經墓問之曰此墓何如子恭曰非  
常地也帝由是益自負行止時見兩小龍附翼之蕉  
漁山漢同俗亦或覩焉困於貧賤不修廡隅小節時  
人莫能識唯瑯琊王謚獨深奇重之帝嘗負刀達社  
錢三萬經時無以還之遂被達執謚密以已錢代償  
以此得釋嘗於下邳舍逆旅會一沙門謂帝曰江表  
方亂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既而忽失僧所在帝驚而  
異之晉隆安三年冬十一月妖賊孫恩寇會稽殺內  
史王凝之三吳亦應賊所在蜂起遣衛將軍謝琰前  
將軍劉牢之東討請帝為參軍事自丹徒往盡平定



郡縣四年春牢之還鎮丹徒以謝琰鎮山陰五月恩  
又入山陰琰戰死冬十一月牢之又東討帝衆嚴肅  
百姓賴之五年春孫恩又寇海鹽帝翼之而進築壘  
於海鹽故治與賊相拒城內兵少戎備不足帝選敢  
死士百人去介冑持短兵突賊兵賊棄甲走收其器  
仗皆以給兵士戰雖連勝終慮賊衆我寡乃一夜偃  
旗卧鼓若已宵遁旦使一童子開門賊問主將安在  
曰已走矣信之無備帝會將士出其不意復攻賊恩  
乃大敗扈潰高祖追之海鹽鮑陋遣子嗣之以兵兵  
一隊爲前驅帝曰兵人不習戰今賊方盛若前軍失  
利必喪我師翌日將戰帝夜設伏兵四至皆立旗鳴  
鼓賊言四面有兵一時走散嗣之追奔深入爲賊所  
敗帝且戰且退死傷略盡懼不免至初戰地令左右  
解死人衣但示閑暇賊言有伏兵以誘我乃不敢進  
帝乃得徐歸夏四月恩浮海入江至京口銳卒十萬  
舟舩千餘自丹徒至于建業百姓荷檐而至時劉牢  
之尚在山陰帝與四百人晨夜兼行與賊俱會京口  
恩率大衆登山帝至逆擊破之投山巘赴水者不可  
勝數恩以棚棧自輦僅得免猶恃其衆欲掩京師進  
及白石聞牢之還京口遂退散歸秋八月以帝爲建  
威將軍下邳太守冬十一月又追破孫恩於扈潰恩  
走臨海元興元年春荊州刺史桓玄舉兵東下揚州

刺史司馬元顯南討以劉牢之爲前鋒次栗洲帝以  
叅軍從事屢諫牢之令擊立牢之不從使其子敬宣  
詣立請和入京師牢之鎮廣陵怏怏曰人情去矣牢  
之竟自縊於新洲立以從兄脩爲撫軍大將軍鎮京  
口帝爲中軍叅軍太守如故孫恩投水死餘衆推恩  
妹夫盧循爲主元興二年春正月立使帝討孫恩餘黨  
帝大破盧循於東陽追之永嘉循逸于海六月進帝  
彭城內史冬十二月相立篡位司徒王謐爲丹陽尹卞  
軌之爲鎮軍將軍謝混爲侍中遷天子於尋陽明年  
春帝隨相脩入朝立妻盧氏謂立曰昨見劉德輿龍  
行虎步視瞻不凡恐非人下者也宜早爲其所立曰  
方欲北清中原非劉裕莫足使若關隴平定徐思其  
宜三年二月丁酉帝還丹徒潘美序復乙卯帝因遊獵  
會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劉毅毅弟藩檀韶韶弟祗  
孟昶昶弟懷王劉道規諸葛長民同謀者二十七人願  
從者百十人丙辰平旦城門開馳入稱有詔遂擒相脩  
斬之以徇循弟弘青州刺史鎮廣陵道規爲弘中兵  
叅軍孟昶爲主簿昶勸弘其日出獵未明開門昶道  
規毅等率壯士五六十人直入弘正噉粥稱有詔晉  
帝已復正斬相立首訖遂斬弘收其衆濟江義軍  
將剋京城初王元德率扈輿等亦預叅議謀是日陰  
據石頭毅兄邁有寵於相立立以爲襄陽太守尚在

督徐兗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徐州刺史  
鎮石頭劉毅冠軍將軍青州刺史廣陵相何無忌輔  
國將軍瑯琊內史魏詠之建威將軍豫州刺史鎮歷  
陽孟昶建武將軍丹陽尹劉道規振武將軍先率兵  
千人追躡相立

裴子野曰相劬通有文武奇才志雪餘恥校動離亂  
之中掩天下而不血刃旣而嘯命六合規謀凌取未  
及踰年坐盜社稷自以名高漢祖事捷魏晉思專其  
侈而莫已知王謚以民望鎮領王綏謝混以後進光  
輝諸從兄弟方州連郡民駭其速而服其強無異矣  
高祖是時殊方一疋夫也無千百之衆糾合同盟雷  
擊三州曾未及旬蕩清京邑號令群后長驅江漢推  
亡楚於巴拔拯秦晉於巴顛自義軒已來用兵之速  
未始有也自非雄略蓋世天命至止焉能若此者乎  
於是民知攸暨而王迹興

刁達為相立西中郎將鎮歷陽立敗達歸請罪初達  
與高祖故數窘高祖王謚嘗救脫之旣而族滅刁氏  
裴子野曰刁達立之爪牙王謚楚之上相論逆則王  
重定罪則達輕雅遠以舊德錄萬機長民以宿憾夷  
七族以為晉政偏頗甚矣且神龍伏於罟網漁者安  
知其靈化霸王匿於人庶庸夫何以悟其英雄苟在  
不悟則驕之者衆可勝怨乎是知宋高祖之非弘亮

也同盟多貳宜乎哉

丁卯帝遷鎮南府焚柏溫神主于宣陽作晉主于太廟命劉穆之斟酌憲章旬日而典禮畢舉既以之嚴簡又躬自儉素貴賤莫敢犯者夏四月戊子帝推晉武陵王遵爲大將軍承制居東宮曰嗣我勳大赦天子爲從父以孔靖爲會稽太守帝東征盧循謂季恭議欲往會稽收其兵討柏玄靖以千里之外難用急未若畿內動可集事帝然之玄至江陵復置群官增法峻刑遣何澹之庾順助郭詮屯益口士服以劉毅爲西討都督統何無忌等四千人發京師庾亮入破澹之於桑落洲是月劉毅自解甲來歸三月相欽據歷陽魏詠之破之追敗於芍陂欽走渡淮癸酉劉毅等追及柏玄戰于尋陽洲破之玄走已外柏玄自江陵逃漢中荊州別駕三處產南郡相王騰之奉天子入南郡時益州刺史毛璩遣從孫祐之與費恬送弟喪下璩弟子脩之時爲玄校尉引入蜀云三叔回洲益州督護馮遷斬玄於貊盤洲傳首京師玄從弟譙走羌中柏振逃于華容尋而振又襲陷江陵追謚玄爲武悼皇帝送璽紼於天子稱楚祚不終百姓之心復歸于晉丙午劉毅何無忌追及柏振毅等敗績六月丁未退屯尋陽使弘愆請罪於是免毅青州刺史無忌瑯琊太守



裴子野曰善乎宋高之能法也不先崢嶸遽議靈溪之罰使擾攘之時無苟免之志恩不及私黨法不屈勲民使知攸憲示之以整不亦可乎故能使功著而費不煩威申而將不拔終靜四方用此道也

十一月栢振遣馮該守夏口東岸栢仙客守偃月壘孟山岢守魯山連艦夾江以待劉毅十二月壬戌毅三城進剋巴陵是冬盧循盜據廣州以其將徐道覆守始興郡義熙元年正月己丑毅次于馬頭栢振挾天子出營江津癸巳衆軍進次中夏大破栢謙等振走狷川謙逃長安天子反正戊戌劉毅言於天子令大赦天下可改元是爲義熙元年二月甲子天子發自江陵何無忌翊衛劉毅停夏口是月益州民譙縱殺刺史毛璩于成都三月栢振又襲荊州襄陽太守劉懷肅討之大破振於沙橋臨陣斬振勇冠三軍每一合戰瞋目橫矛衆不敢逼時醉中流矢乃擒之甲午天子至自江陵庚午詔進帝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帝固讓抗表辭歸藩是月旋鎮京口夏六月宥栢胤子新安胤祖冲克讓於晉故也秋九月戊戌以征北將軍魏詠之爲荊州刺史頃時殷仲堪爲荊州刺史詠之爲其客不出十年踐其位談者偉之十月以劉藩爲輔國將軍青州刺史鎮廣陵義熙三年二月帝入朝乙卯旋鎮舟徒秋七月

加孟昶吏部尚書八月遣冠軍將軍劉勣宣毛循之  
率衆五千伐蜀國子博士周祗上書諫於帝曰自義  
旗之建所征必克可謂天人交助和順之徵也今大  
難旣夷君臣俱泰此誠漸無事宜大寧治民然蜀賊  
宜平六合宜一非不然也古人有言天時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今往伐蜀萬有餘里泝流天險動經  
時歲來往艱阻雨雪連降驅三州三吳之人而投三  
巴三蜀之士其中疾病死亡豈可稱計且泝萬里所  
在無儲若連兵不解運漕不繼雖韓白之將何以成  
功今言可征者皆云彼親離衆叛愚謂不然以一介  
之匹夫而能致今日之事若衆力離散亦何以至此  
官所遣兵皆烏合應募之人必無千人一心有前無  
退者矣夫爲治國先言其內而治其外先安其近而  
懷其遠頃狂狡不息誅戮相繼未可謂人和也天險  
如彼未可謂地利也帝不從明年勣宣至黃武果無  
功而還中流接得毛璩喪而及家口歸之冬十二月  
戊子司徒王謐薨孟昶使尚書右丞皮况言於帝以  
謝混爲揚州刺史劉穆之說帝曰古有挾天子而令  
諸侯今其時也如公勲德豈可爲守藩將者乎劉孟  
諸人與公俱起布衣以取富貴位有先後一時相推  
非有妄體心腹宿昔定分也揚州治本豈可假人大  
事草創用王謐爲神州王綏爲分陝以安當時之心

耳豈是經遠大計理盡於此哉一失權柄雖悔無及  
令答去已往於辭實害宜報昶云須入朝量之大旨  
可見帝納焉四年春正月詔高祖入輔申前命且爲  
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解兗州以劉藩爲刺史四月丙  
寅進孟昶爲尚書左僕射五年春正月乙未夫人臧  
氏薨

僞燕王慕容超大掠淮北孟昶曰師往必剋公其行  
四月己巳帝抗表北伐舟師發自京師從淮入泗次  
于下邳捨舟步進燕將公孫五樓說慕容超曰吳兵  
輕銳難與爭鋒請斷大峴使不得入上策也堅壁清  
野芟夷穀麥中策也據城待戰下策也超曰引使過

峴我出鐵騎躡之成擒耳何遽清野自取感弱初謀  
是役諫者曰賊若不出嚴守大峴不則堅壁廣固守  
而不出軍無資何能自返帝曰不然鮮卑性貪略不  
及遠旣幸其勝且愛其穀謂我孤軍將不能久必將  
引我且出輕戰師一入峴吾何患焉及師踰峴虜軍  
未出帝喜曰天贊我也衆曰未見剋敵帝何悅焉帝  
曰師旣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枵歛無遺乏之憂  
虜墮吾計勝可必矣六月燕主令賀賴盧等拒臨朐  
去城四十里先據巨野水超曰晉軍得水即難敗也  
高祖遣先鋒孟龍符爭先據之大軍有車四千兩分  
兩翼方軌徐行車悉張幔御者執稍輕騎爲游軍軍

令嚴肅相戒以整未及臨朐賊至遂大戰超自往臨朐留寡弱居守悉令士卒前拒官軍大戰向日是戰猶酣帝命參軍檀韶胡蕃等曰虜之精兵悉於是矣必留寡弱居守子以潛軍而翕其後往必剋城多易旗幟此乃韓信所以剋趙也且吾前云兵海道住必聲之韶等鼓行而登曰海軍至超棄城走軍聞城陷陣恐而動帝親鼓擊之臨陣斬大將段暉獲超豹尾玉璽等歸于京師超等奔廣固衆軍逼之剋其大城超嬰小城於是設長圍守之館穀於青土停江淮轉輸撫納降附隨才任使華夷響悅牛酒日至秋七月加帝北青冀二州刺史或薦北海王鎮惡召入與語悅因留宿旦日辟爲青州從事初超使尚書郎張綱乞師於姚興綱歸太山守申宣獲之送帝帝知綱有巧思令造攻具超黨初未知乘城曰汝非張綱無能爲也及知綱爲軍所獲超大懼求割大峴獻馬千疋稱藩以和帝不許姚興旣不能救使使來言曰今率步騎十萬屯于洛陽晉人若不退將涉淮左帝謂曰爾爲我報姚興我定青州將過函谷虜能自送今其時也參軍劉穆之遽入曰此言不足威敵容能怒彼若鮮卑未拔西羌人至公何以待之帝曰此兵機也非子所及羌若來救不有先聲今諸言是自疆也晉師不出日久矣羌見伐齊始將內懼自保不暇何

能救之。進帝大尉十月張綱治攻具成飛樓懸梯大幔板屋冠以牛皮火石不能害攻城之士得肆力焉時劉毅遣上黨太守趙恢千餘人來援帝夜潛遣軍益會之明旦恢衆五千方道而至每晉使將到輒復如之去者數十來者數千虜謂我師方益愈恐六年春二月夜有鳥如蒼鵝飛入帝帳坐者咸愕胡蕃獨賀曰蒼蒼者胡也鵝者我也虜將歸我之徵也旣旦悉衆攻城城陷慕容超踰堦走追騎獲焉送京師斬於建康市徐道覆以帝北伐也自往番禺說盧循令襲京師是月盧循舉兵過嶺寇諸郡何無忌起尋陽之師南救諸鎮鎮南將軍殷琰問進說無忌曰盧循有大志所經必不傷人其三吳舊賊百戰餘勇始興溪子拳捷善鬪未易輕也將軍且留屯豫章徵兵城守分軍石頭彼若圍城攻守者百倍告我而下畏吾躡其背比爾相持已數十日荆豫兵可以大至而合戰亦未晚也若以此軍輕進獨剋殆難濟乎無忌不聽戰敗握節而死之贈侍中司空謚忠肅公帝發自廣固將鎮下邳以經營司雍盧循寇逼朝廷徵還次山陽聞無忌敗卷甲兼行與數十人造江山上問行人知賊未到喜濟于京口夏四月乙未至京師戒嚴息甲劉毅表南征帝止之毅不從果敗於桑落洲衆皆沒毅登岸走免盧循聞帝之歸恐欲以董兵尋陽

西取荆雍道覆遣乘勝乃下賊衆十餘萬舳艫且千里樓舩百餘隻敗軍歸尤言其盛丙辰尚書僕射孟昶以賊內逼曰臣之罪也是夜飲藥自殺

裴子野曰劉毅北伐先求南征非有料於勝敗大懼以威之不立古人度德而居相時而動故能舉無悔吝定霸取威若毅爲之不量力也竟則以甚何以能振夫左道佐民幻俠調誕足以動衆不足以濟功何哉國之將亡必隆妖孽不有悖主則有亂臣若天欲蕩震斯疾使之不殄盡亂極凶然後王者興焉故其始也若夜火之集飛蟲雖死不悔及其末也如朝陽之照積雪一旦消除故有彊若盧循猛如徐道覆基於邪蠱何以從彥遠之議遷都爲不知矣從之以死婦人哉昔有懼弱而自沉昶之徒也

丙寅劉毅歸自桑落洲者十三人詔還節鉞降爲後將軍戊午帝移鎮石頭守乙丑賊大至帝籌之曰賊若新亭直上且將避之若回泊蔡洲成擒耳六月進帝太尉中書監加授黃鉞餘如故辭秋七月諸軍大破盧循循自蔡洲退奔尋陽遣王仲德追之帝歸東府治水軍使建威將軍孫處率衆三千自海路襲番禺戒之曰我十二月必破妖寇卿亦足至番禺先傾其巢窟使奔散之日無所歸初盧循旣下使荀林寇江陵栢譙譙道福率蜀兵爲應譙及枝江荆人皆譙

舊也並懷二心刺史劉道規會衆夜開城門衆莫有  
去者冬十月高祖率劉番檀韶等舟師南伐盧循留  
別將范崇成南陵王仲德破之十一月孫處至番禺  
攻陷其城循父嘏奔始興處撫其人以守十二月己  
卯朔大軍次大雷築壘循揚聲不攻雷池中流而進  
帝分牛騎登西岸率水軍與戰衆軍庾樂生乘艦在  
後斬以厲衆士卒乃爭破賊賊泊西岸步騎飛炬焚  
其舟水軍乘流逼之賊退走豫柵左里甲申大軍至  
左里將戰帝麾之麾竿折幡沉于水衆咸懼帝笑曰  
昔覆舟之役亦如此今勝必矣乃大破循軍士卒皆  
降盧循單舸走徐道覆留始興帝自左里旋師天子  
遣侍中黃門勞師于行所七年春正月乙未振旅而  
歸京師進大將軍楊州牧給班劍二十人三月循走  
番禺既無所止乃走愛州徐道覆自始興酖其妻子  
而後自殺歎曰我不信英雄主爲盧公所誤夏五月  
交州刺史杜慧度斬盧循於龍編及父子函七首于  
京師梟於大航八年四月以劉毅爲衛軍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荊州刺史毅改易官守請丹陽尹郗僧施  
爲南蠻校尉將有異志州病甚表請劉藩省疾高祖  
知之自收其黨謝混獄死而表西伐藩妻毅之姨也  
帝將圖毅而收之以諸葛長民爲豫州刺史留監府  
事劉穆之居東府長史貽書劉劭宣曰盤龍狼矣專

恣自取夷滅世路剋清異端將盡富貴之事相與共  
之敬宣懼以牋示帝盤龍劉毅也元興中敬宣曾言  
盤龍自伐一旦遭遇必凌上取禍故長民見伐毅以  
敬宣言感動宣欲與謀高祖乃引為喻也故敬宣以  
示帝甲申大軍次南州以參軍王鎮惡為前鋒冬十  
月鎮惡及豫章口拒江陵二十里捨舟步進誠守船  
者江津遇衛軍朱顯之乃戰船入嚴鼓大發大破城  
內其夜毅自北門走出自縊死十一月乙卯大軍至  
江陵下書勞百姓曰夫弘獎拯民必存閔恕捨網循  
網去煩易理九年春以西陵太守朱齡石為益州刺  
史帥寧朔將臧熹及下邳太守劉鍾等衆二萬自江  
陵伐蜀初謀元帥難其人齡石資名素淺帝違衆拔  
之授麾下之半臧熹夫人弟也位出其下亦隸焉誠  
石曰劉敬宣往至黃武無功而退今者師出應道青  
衣賊判由其不意復從內水如是涪城之戍必有重  
兵若道黃武正墮其計令軍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向  
黃武此制敵之策也書函署曰到白帝發之諸將雖  
行未知所趨乙丑帝至自江陵初諸葛長民貪淫驕  
橫帝每優容之劉毅既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  
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欲謀為亂又常謂人曰負  
賤常思富貴富貴之後身履危機今日欲為丹陽布  
衣不可得也及帝西歸甚慮之輔國將軍王誕求先



下帝曰長民似有疑心卿詎宜便去誕曰長民蒙公  
垂眄今輕身單下必當無慮乃可少安其意高祖笑  
曰卿勇過賁育矣於是先還帝乃至期剋日奄至東  
府而誅長民兄弟等是時民多遠本僑雜者衆帝上  
疏曰臣聞先王制治九土披序分疆畫境各安其居  
在昔盛世民無遷業故有井田之制三代以降秦革  
斯政漢遂不改富彊兼并於是爲弊然九服不擾所  
託咸舊在漢西京大遷田景之族以實關中即以三  
輔爲鄉閭不復係之於齊楚自永嘉播越爰托淮海  
朝有庠復之筭民無思本之心經略之圖日不暇給  
是寧民雖治猶有未遑及大司馬相溫以民爲政本  
傷治爲深故庾戍土斷以一其業于時財阜民豐實  
由於此自茲迄今彌歷年載畫一之制漸用頽弛離  
居流寓間伍不脩王化所以未純民瘼所以猶在臣  
負荷重任恥責實深自非改調解張無以濟治夫人  
情滯常難與慮始所謂父母之邦爲桑梓者戒以生  
焉終焉愛敬所託今所居里也墳隴成行敬恭之誠  
豈不與事而至請舉庾戍土斷之科庶存所弘稍與  
事著然後率之以仁義鼓之以威風超大江而跨黃  
河撫九州而復舊土則返本之制乃速申於當年於  
是依界土斷從之上又令豪彊不得固其湖澤稅民  
爲利是月朱齡石次白帝乃發書書言衆軍悉由外

出臧燾自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造廣武  
譙縱果遣道福董兵守涪城六月癸未朱齡石次平  
模距成都二百里譙縱遣大將侯暉僕射譙詵等至  
平模夾岸連城層樓重柵衆未能攻朱齡石謂鍾曰  
天方暑熱賊今固險攻之難拔只困我師吾欲蓄銳  
息兵伺隙而進卿謂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衆軍  
由內水故譙道福不敢捨涪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  
破膽矣暉之阻兵非堅壘也因其懼而攻之其勢必  
剋剋平模則鼓行而前成都不能守必矣若緩兵相  
持虛實將見涪兵復來難爲敵也若進不能戰退無  
所資二萬人同爲蜀子虜耳石從之攻皆剋斬侯暉  
進次成都秋七月戊辰譙縱將家出奔其尚書馬耽  
封倉庫以待王師壬申朱齡石入成都縱之走也如  
其墓乃自縊死齡石戮其屍傳首京師十年夏五月  
乙酉夜河間王司馬國璠帥百餘人踰廣陵城登廳  
事太守檀社驚出箭及其股社語士衆曰賊以暗來  
非多也行五鼓必散矣賊聞鼓果遽而走於是悉降  
社是歲城東府築府舍十一年春正月盜殺左將軍  
北青州刺史劉劭宣初劭宣夜飲之夕有芒履長三  
尺墮其食盤須臾難作初謝混負地矜才罕所容好  
雖劉穆之不能下也遇劭宣而盡歡或以譏混混曰  
孔文舉禮太史義未下山豈有非之邪平西錄事韓延

之司馬休之故吏也帝招以位延之報書曰司馬公  
體國忠貞款誠待物今得罪宰相加以討能無辭  
乎席上無款懷之士閫外無自信諸侯良可取也伐  
人之君啗人以利五尺童子孰不知君之心請以臧  
游於地下耳帝省書顧左右曰事人當如此初雍  
州刺史魯宗之負力好亂懼不容於時嘗為讖曰魚  
登日輔帝室司馬休之聞乃引焉是月荊州刺史司  
馬休之雍州刺史魯宗之舉兵內向以討劉裕為名  
庚午大赦帝白衣西討三月軍次江津司馬休之阻  
岸置障帝欲自登謝晦抱止帝帝抽劔擬晦晦曰天  
下可無晦不可無公此曹洪所以濟魏武也乃止疾  
召胡蕃人來至將斬以勵眾藩謂使者曰正欲擊賊  
不得奉命因以刀頭穿岸傍劣容脚指乃騰而上岸  
眾從之大破賊五月雍州刺史趙倫之破魯軌於石  
城休之來援不戰而走

裴子野曰書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若司馬休之動非  
其時也天方厭晉罔敢知言已雖欲得無乃違天平乎五  
運無不亡之國為廢姓受朝賢若三仁且猶顛沛而况  
豪俠哉昔中原殄寇道盡于時四海爭秦豈徒繫晉得  
實存乎大義故能遠荒南土北與也勃然至義熙不異  
於是矣而宋家支離未忘前事波逆越逸禍將日尋  
豈戡黎之伐弘少將各周之徒以城興廢何其歇歟

進帝太傅揚州牧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加  
前後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從事中郎四人論平  
蜀功以朱齡石為幽州城公秋八月甲子以中書侍郎劉  
穆之為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尚書十二年春正月以帝  
領兗州刺史加平北將軍增都督南秦二十二州諸軍  
事三月僞秦姚興死子泓新立兄弟相殺關中擾亂乃  
言於天子戒嚴北伐夏五月廬江霍山崩獲六鍾癸  
巳詔帝受雍州刺史前後部羽葆鼓吹班劔為四十人  
秋八月乙巳大軍進發奉帝弟瑯琊王德文以行劉義  
府為中軍將軍監留府事鎮石頭以劉穆之為領監  
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摠攝內外光祿大夫孔  
季恭先告老居家室於是願從以為軍謀祭酒寧州刺  
史獻帝琥珀枕命搗碎付征士瘞金瘡九月軍次彭城  
以冠軍檀道濟龍驤王鎮惡及龍驤王劼為前驅造  
許洛寧朔劉遵考中兵沈林子舟師通石門寧朔朱  
超石寧朔參軍胡蕃趨半城龍驤朱才寧遠竺秀寧  
遠嚴綱開鉅野皆受督於王仲德北方屯戍緣道降  
伏十月衆軍會洛陽圍金墉姚鈇請降執歸京師洛  
陽平命脩五陵置守衛十一月癸巳天子使冊帝曰  
朕以寡昧仰續洪基賊且乘輿蕩覆王室越在南鄙  
遷于九江宗祀絕饗人臣無位提挈群兇寄命江浦  
則我祖宗之業奄墮于地七百之祚剪焉傾覆若涉

淵海固知收濟天未絕晉誕育英輔振厥施維再造  
區宇興亡繼絕俾昏作明元勳至德朕實攸倚今將  
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乃者栢立肆僭滔天泯夏拔  
本塞源顛蹶六位庶寮俛眉四方莫恤公精貫日月氣  
陵雲漢奮其靈武大殲群慝剋復王室奉歆神祇此公  
之大節始於勤王者也授律群后順流長鶩薄伐崢嶸  
獻捷南郢大憝折首群逆畢夷三光旋彩舊物反正此  
又公之功也出藩入輔弘茲保弼阜財利用繁殖生  
民編戶歲滋疆宇日啓導德明刑四海有截此又公之  
功也鮮卑負衆僭盜三齊狼噬舊皇日虎視沂代介恃邀  
阻屢爲邊毒公蒐乘秣馬負入遠疆衝櫓四臨萬雉  
俱潰竊號之虜顯戮司寇拓土千里申威隴漢此又公  
之功也盧循妖兇伺隙五嶺乘虛肆逆侵覆江豫旌  
拂寰內矢及王城朝野喪沮莫有固志家獻從卜之計  
國議遷都之規公乘轅南濟義形于色嶷然內湛視  
險若夷妙略竒軍淵謀不世狡寇窮窘喪旗遁跡俾我  
畿甸拯於將墜此又公之功也劉毅叛換負豐西夏  
凌上罔主肆志姦暴附麗協黨扇蕩王畿公禦輒以  
刑消之不日大軍電掃神兵風拂罪人斯得荆衡晏  
清此又公之功也追奔逐北揚旂江濱偏旅浮海指  
日遄至番禺之功涉血萬頃左里之捷魚潰鳥散元  
兇遠迸傳首萬里南海肅清荒服來泊此又公之功

也譙縱恃亂寇竊一隅王化阻關三巴淪溺公指命  
偏師授以良圖陵波憑湍致屆井絡僭豎伏鎖梁岷  
草偃此又公之功也永嘉不競四夷擅威五都傾蕩  
園陵幽辱祖宗懷沒世之憤遺眚有匪風之思公遠  
齊伊宰納隍之仁近同小白滅亡之恥鞠旅陳師赫然  
大號分命群帥北徇司雍許鄭風靡鞏洛載清僞牧逆  
藩交臂請罪百年榛穢一朝掃滌此又公之功也公有  
康宇宙之勳重之以明德爰初發跡則竒謀冠古雷  
擊強祚則鋒無前對聿寧東畿大造黔首若乃草昧  
經綸化融於歲計扶危靜亂道固於包桑辨方正位  
納之軌道蠲削煩苛較茲畫一淳風美化盈塞區宇

是以絕域獻琛遐夷納貢王略所亘九服率從雖文  
命之東漸西被咎繇之邁子種德何以尚茲朕聞先  
王之宰世也庸勳尊賢建侯胙土褒以寵章崇其徽  
物所以協輔王室永隆藩屏故曲阜光啓遂荒徐宅  
營丘表海四履有聞其在襄王亦賴斥霸又命晉文  
備物光錫惟公道冠前賢勳高振古而殊典未飾朕  
甚怛焉今進授相國以徐州之彭以沛郡之蘭陵下  
邳淮陽山陽廣陵兗州之高平魯國之泰山十郡封  
公為宋公錫茲玄土苴以白茅爰定爾居用建冢社  
昔晉鄭啓藩入作卿士周邵保傳出摠二南內外之  
任公實兼之今命使持節兼太尉尚書左僕射晉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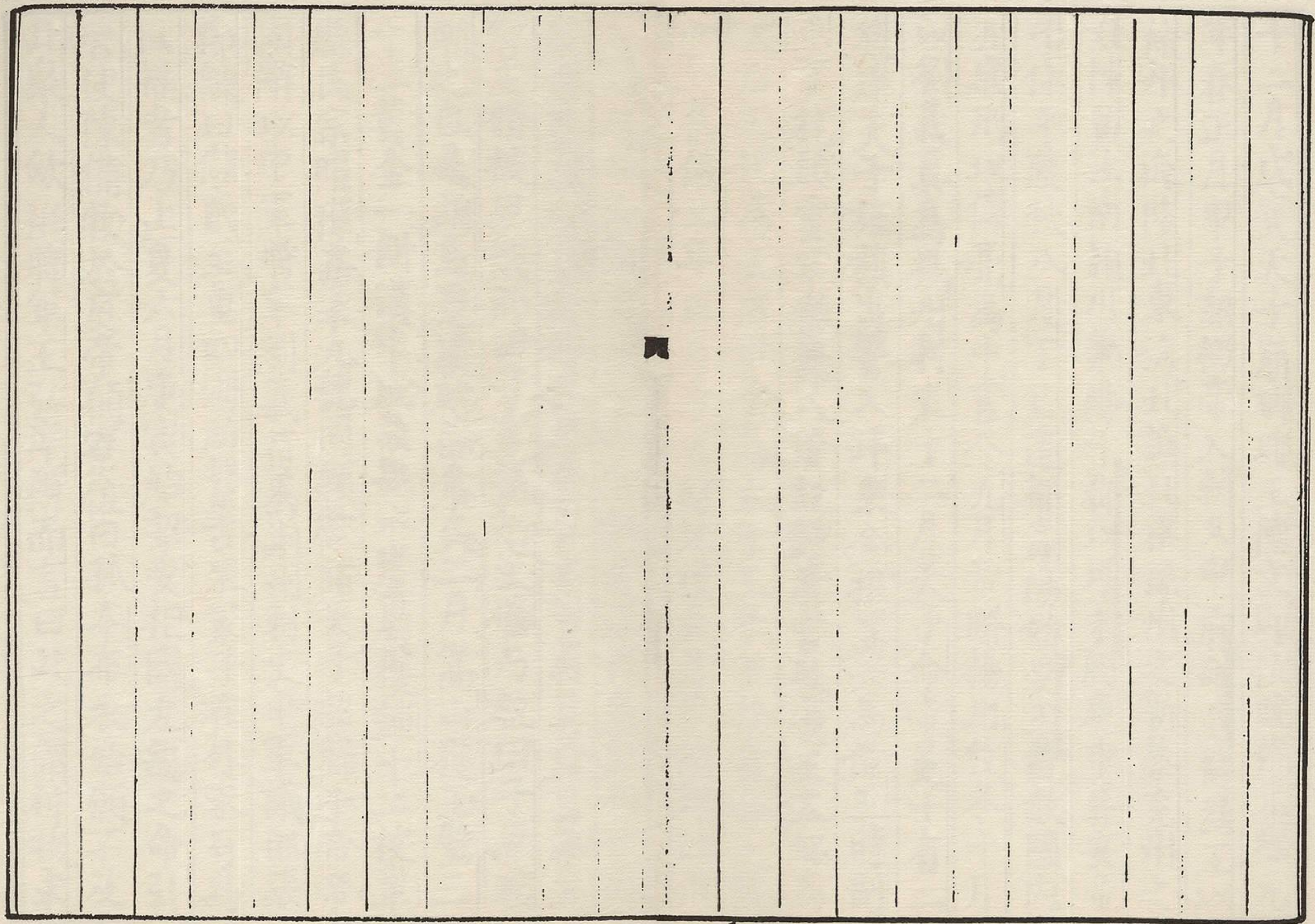
縣五等男堪授相國印綬宋公璽絨使持節兼司空  
散騎常侍尚書陽遂鄉侯泰授宋公茅土金虎符第  
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國位無不摠  
禮絕朝班居常之名宜與事革其以相國摠百揆去  
錄尚書之號上送所假節侍中貂蟬中外都督太尉  
大傅印綬豫章公印策進揚州刺史為牧領征西將  
軍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公綱紀禮度萬國是  
式乘介蹈方罔有遷志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  
牡二駟公抑末勩本務農重稼采蘩寔躬稼穡惟阜  
是用錫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公閑邪納正移風改  
俗陶鈞品物如樂之和是用錫公軒縣之樂六佾之  
舞公宣美王化道揚休烈華夷企踵遠人胥萃是用  
錫公崇戶以居公官方任能網羅幽滯九臯辭野髦  
士盈朝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當軸處中率下以義  
式遏兇讎清除苛慝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公  
明罰恤刑庶獄詳允放命千紀罔有攸縱是用錫公  
鈇鉞各一公龍驤鳳矯咫尺八紘括囊四海折衝無  
外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茲弓十茲矢千公溫恭  
孝思致虔禋祀忠肅之志儀形四方是用錫公秬鬯  
一卣圭瓚副焉宋國丞相已下一遵舊儀欽哉其祗  
服往命茂對天休簡卹庶邦勛顯德以終我高祖  
之嘉命加宋公遠遊冠相國綠絨位在諸侯王之上

十三年春正月追贈高祖靖太常父翹特進左光祿  
大夫敘綬軍次陳留城經張良廟下令曰夫盛德不  
泯義存典禮微管之歎撫事彌深張子房道亞黃中  
照隣殆庶風雲玄感蔚為帝師可改今上棟宇修飾丹  
青蘋藻行潦以時致薦王鎮惡軍次潼關檀道濟逼  
蒲坂羗并州刺史尹昭據險道濟攻之未能下沈林  
子謂濟曰蒲城堅卒未可下攻之傷衆守之引日王  
鎮亞孤軍無依勢危力少潼關天險必爭之地若姚  
紹據之則難圖也不如棄蒲坂并力潼關潼關若捷  
尹昭不攻自服矣濟從之二月甲戌沈林子檀道濟  
王勣等大破姚紹於潼關紹之長史姚伯子屯九原  
將憑河津以絕糧道道濟爭赴之斬伯子虜其卒或  
謂濟曰高裊之以繁京觀濟曰不可師入敵境於我  
觀義懼之以威力則人自為守且固及伐其人何罪  
食而遣之於是周秦保壁襁負而至朱齡石率丁旡  
等為却月陣大破拓跋圭等數軍於河北五月戊午  
帝次洛陽七月癸未步軍入關八月衆軍破姚泓於  
青泥走灞上辛丑大軍次關頭丁未王鎮惡舟師泝  
河入渭食畢登岸斥舟誓衆大破姚平等橫門王勣  
自平朔門入泓與數百騎奔石橋明日將妻子詣壘  
門降泓子年上謂泓曰晉人將逞其欲不如早自引  
泓不答其子登橋自投而死於是君臣面縛以請



門王鎮惡執泓屬諸吏長安六萬餘戶殿壯麗財  
寶盈積王師號令嚴整士民悅服相附日滋九月甲  
子大軍次灊上王鎮惡道迎帝勞之白成吾霸業者  
卿也鎮惡拜曰明公之力鎮惡何功之有帝笑曰  
欲効馮異耶是日帝入長安收其鼻器渾天儀王圭  
指南車記里鼓秦漢魏銅螭等獻于天子其  
餘珍寶頒賜將帥拜漢長陵大會文武於未央殿執  
姚泓歸詣京師斬于建康市遷姚宗於江東天子使  
使勞師于咸陽冬十一月進帝爵為王增國十郡帝  
讓不受以桂陽公義真行安西將軍雍州刺史鎮京  
兆以王循為長史王鎮惡為司馬留兵萬人以傅弘  
之領之將班師長安父老謂帝曰殘民不見王師百  
年於茲矣始覩衣冠人人相賀長安十陵是公家墳  
壟千門萬戶是公家府殿捨此欲安歸乎帝為之憫  
然鎮惡五月五日生故名鎮惡嘗客於澠池澠池人  
李方厚遇之後入關拔方為澠池令初謂方曰吾忽  
值英雄主取萬戶封侯當厚報卿十一月丁亥尚書  
左僕射丹陽尹中軍西華子劉穆之卒贈衛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以左司馬徐羨之領丹陽尹帝聞穆之  
卒哭之慟上疏於天子曰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  
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勳秉策在勤必書德之休  
明沒而彌著故尚書左僕射臣穆之忠規遠畫潛慮

密謀造膝詭辭莫見其際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南昌侯封一千五百戶謚文宣公穆之既貴食必方丈嘗白帝曰穆之本貧賤贍生多闕比者所資微爲豐泰自此之外無一毫負公帝亦推心委賴如左右手爾穆之外所知聞無不畢白雖同閭里戲謔道途細事皆具聞帝多識情僞穆之之由也及居東府副上相帝任內則穆之外則謝晦然二人素不相叶及穆之卒謝晦喜形於色自是朝廷大政皆諮受帝小事則決之於徐羨之十二月旋長安自洛入河開汴河以歸十四年正月師次彭城解嚴自許後沈田子自與王鎮惡等劫且王猛符璽也其人以此諸葛亮入關之功入鎮惡爲將也論者深憚焉故田子因衆懼龍殺鎮惡於傳也其言義真義真率三智王脩被田子殺而田子嘗言其備乃執田子專戮斬之自是胡馬遠矣二月嵩山獲玉璧三十二黃金一餅漢中成武侯於崖崩獲鍾十二枚羣縣民宗曜獲嘉禾九穗同頌獻諸天子詔歸于帝帝固辭以中軍將軍劉義符爲荊州刺史中軍議郎張節諫曰儲貳至重四海所繫古來冢子在外未有爲國福者乃止夏六月庚寅始詔受相國九錫之命引晉使陳備物於庭帝顧寮佐曰孤本布衣始願不及此衆人歛衽將軍王弘率爾而言曰此之謂神物求



十二月戊寅天子崩瑯琊王德文即位改號元熙元年春正月甲子詔徵帝入輔又申前命進爵為王以徐州之海陵北東海北譙北梁豫州之新蔡兗州之北陳留汝南潁川滎陽十郡以增宋國度申葬安帝于休平陵秋八月丁巳遷都壽陽始受王爵赦國內五歲刑以傅亮為中書令九月帝解揚州牧冬十月以劉義真為揚州刺史十二月天子命帝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馬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旒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簾宮懸進王太妃為太后王妃為王后世子為太子王子王孫爵命之號一如舊儀二年正月帝親臨殊禮是日幸陵都江濱自開出古銅禮器十餘物帝獻之天子壽不受歸諸瑞物藏於相府二年夏四月又徵入輔五月己亥發自壽陽六月壬辰舟輿泊于石頭達渚恭帝詔曰夫入造草昧樹之司牧所以間鈞三極統天成化故大道之行選賢與能隆替無常期禪代非一旅負之百王其來尚矣晉道凌遲仍屬多故安皇播越宗嗣墜泯則我宣元之祚永墜于地顧瞻區宇剪焉已傾相國宋王天縱聖德靈武秀出一序魏運再造區夏圖已興亡繼絕拯淪溺矣故四靈効瑞川岳啓圖玄象表革命之期華裔注樂推之願代德之符著于幽顯瞻烏爰止爰集明哲夫豈延康有歸咸熙告謝而已

昔漢德既微魏祖繼其緒黃運不覺三后肆其勤  
天之曆數定有收在敢忘四代之高蹤橫作天人  
之至望予其遜位別宮敬禪于宋草詔既成請帝書  
之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相立之時天命已改重為  
劉公所延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甲子遣使奉  
策曰咨爾宋王夫立古權輿收哉邈矣其詳靡得而  
聞爰自書契降逮三五莫不以上聖君四海以止戈  
定大業然則帝王者宰物之通器君道者天下之至  
公在昔上葉深鑒茲道是以天祿既終唐虞不得傳  
其嗣符命來格舜禹不得全其謙所以經緯三才澄  
序彝化作軌振古垂風萬葉莫尚於茲昔我宗祖欽  
明辰居其極而明晦代序盈虧有期翦商北禍非唯  
一世惟王體上聖之姿包二儀之德明齊日月道合  
四時豈伊博施於民濟茲黔庶固已化洽四海道備  
八荒圖緯之文既明人神之望已改百工歌於朝庶  
民誦於野億兆抃蹈傾貯惟新自非百姓樂推天命  
攸集豈伊在予所得獨專是用仰應皇靈俯順群議  
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天祚告窮天祿永終於戲  
王其允執其中敬遵典訓副率土之嘉願恢洪業於  
無窮時膺休祐以答三靈之眷命是日使持節兼太  
保散騎常侍光祿大夫謝澹兼太尉尚書劉宣軌奉  
皇帝璽綬受終之禮一如唐虞漢魏故事帝奉表陳

讓晉帝已遜于瑯琊王第百辟拜辭祕書監徐廣獨  
流涕歔歔謝晦止之廣曰君為宋朝佐命吾乃晉室  
遺老憂喜之事固不同時抗表陳讓表不獲通群臣  
上疏勸進不許太史令駱達奏曰自晉義熙元年至  
元熙元年太白晝見經天凡七占曰太白經天民更  
主異姓興焉義熙七年五虹見于東方占曰五虹見天  
子黜聖人出十二年鎮星入太微有立王徙主之兆元  
熙元年冬有黑龍四登于天易傳曰冬龍見天子亡  
社稷大人受命冀州道人釋法稱告其弟子曰嵩高神  
言江東有劉將軍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璧三十  
二鎮金一餅與之劉氏卜世之數也後漢建武至建安末  
一百九十六年而禪魏魏自黃初至咸熙末四十六年而  
禪晉晉自太始至今百五十六年三代揖讓咸窮於  
六於是群公卿士固請乃從之初漢光武立社于南  
陽漢末而其樹死劉備有蜀乃應之而興及晉末年  
舊根復萌至是而茂盛乃受法駕於南郊壇柴燎祭  
于上帝禮畢嚴駕還宮御太極殿大赦改元  
永初元年封晉帝為零陵王食邑一郡載天子旌旗  
乘五時副車行晉正朔郊祀天地禮樂皆用晉典上  
書不言表答表不稱詔官于秣陵封道憐及義慶等  
五王  
二年以義真為司徒以蒞侯射徐羨之為尚書令聽訟

華林園禁淫祀九月晉零陵王劭車駕還百寮臨于  
朝堂三日葬以晉禮以梁州胡帥大沮洳蒙遜為鎮  
軍大將軍梁州刺史尚書令司空以太子詹事傅亮  
為僕射上不豫以道憐徐羨之傅亮檀濟入侍醫  
藥群臣請祈禱上不許以義真為侍中以州刺史上  
瘳封仇池公楊盛為武都王

三年五月上疾甚召太子誡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  
而無遠志非如兄韶有禦難之氣徐羨之傅亮當無異  
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異必此人也朝廷  
不須復有別府大臣中亦宜有爪牙以備不祥後起  
若有少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癸亥上崩

于西殿時年六十七葬丹陽建康縣蔣山初寧陵在

東北二十里周回三十五步高一丈四尺謚曰武皇帝廟號高祖上清簡寡欲嚴

整有法度未嘗視珠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紈綺絲竹  
之音初朝廷未備音樂勢仲文言之帝曰日不暇給  
且所不解仲文曰屢聽自然解之帝曰政以解則好  
之故不習耳寧州嘗獻琥珀枕光色甚麗價盈百金  
時將北征或曰療金瘡上大悅命碎之分賜諸將平  
關中得姚興從女有盛寵以之廢事謝晦諫之即時  
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宋臺建有司奏東西  
室施局脚牀銀塗釘上不許用直脚牀釘用鐵廣則  
帛獻入筒布一端上惡其精麗勞人即付所司彈之

守以布還之帝素有熱疾并病金瘡末年尤極坐卧常湏冷物後有人獻石牀寢之極以爲佳乃歎曰木牀且費而况石乎即令毀之制諸主出適不過二十萬無錦繡金玉性尤簡易嘗著連齒木屐好出神武門逍遙左右從者不過數十人時徐羨之往西州嘗思羨之便步出西掖門羽儀絡繹追之已出西明門外矣諸子旦問起居入閣脫公服止著裙帽如家人之禮焉帝微時躬於丹徒業農及受命後耨耜之具頗有存者皆命藏之留於後及文帝幸舊宮見而問焉左右以實對帝有慙色有近侍進口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土木陛下不覩列聖之遺物何以知稼穡之艱難何以知先帝之至德乎及孝武大明中壞上所居治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群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挂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顛稱上儉素之德武帝不答獨言曰田舍翁得此已過矣故能光有天下克成大業盛矣哉

### 廢帝榮陽王

廢帝諱義符小字車兵武帝長子也晉元熙元年進爲宋王太子武帝受禪立爲皇太子永初三年五月癸亥武帝崩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制服三年六月壬申以尚書僕射傅亮爲中書監尚書令司空徐羨之領軍將軍謝晦及亮輔政以永初四年春正月



已亥朔大赦改元為景平元年文武各賜位二等乙  
巳虜將達奚印破金墉進圍虎牢毛德祖於城內掘  
地深七尺旁穿二道出城外又分為大道出賊後募  
敢死士數百人隨叅軍范通基出自圍外鼓噪斬虜  
虜陣擾亂斬首數百級燔其攻具虜雖暫退衆還復  
合拓跋圭又遣平安涉歸寇青州己未詔徵豫章太  
守蔡廓為吏部尚書廓至謂尚書傅隆曰選皆出我  
乎隆言執政徐羨之云黃門已下專以委蔡已上衆  
叅也廓曰我不能為徐于木署紙尾遂不就二月丁  
丑太皇太后崩遺令曰先皇棄世載五十古不封樹  
漢亦異陵今將外營別壙亦無不可十二月大沮渠  
蒙遜吐谷渾阿豺遣使貢獻庚辰爵蒙遜為河西王  
以阿豺為安西將軍封澆河公辛未富陽人孫法光  
宗親反自號冠軍大將軍寇山陰山陰令陸劭拒之  
戰柯亭賊敗走甲子豫州刺史劉粹遣將軍龔許昌  
殺西潁川太守庾龍乙丑虜騎掠高平初虜自河北  
之敗請修和親及聞高祖崩因喪來寇河北騷然矣  
夏四月檀道濟北征次臨朐虜焚攻具去青州孫琳  
為御史中丞以事忤徐羨之羨之遣琳弟璩自釋琳  
曰我觸忤宰相罪止一身差不及爾無忙懼遂劾免  
羨之雖不獲命朝廷憚之己未虎牢城陷虜執司州  
史王德祖歸初虎牢圍急城內無水士馬皆渴皮膚

黑爆人皆患瘡至死無血城潰左右扶德祖使逃德  
曰義不使城亡而身存與衆俱執七月癸酉尊帝所  
生張夫人曰皇太后宮曰永樂丁丑以旱故詔赦五  
歲刑已下罪人冬十月己未有星孛于天指尾貫攝  
提向大角仲月在尾季月掃天倉而後滅帝旣即位  
多不率禮范泰上封事深言其不道及多言曰王言  
如絲其出如綸下觀而化疾於影響臣蒙先朝厚遇  
思竭狂瞽陛下若能留心覽察則臣無恨九泉輔國  
將軍交州刺史龍編侯杜惠之卒贈左將軍惠之爲  
刺史也布衣蔬食治國如家歲荒民飢以私祿賦十  
城門夜不閉道不拾遺海表大治十二月丙寅省寧  
州之江陽爲建安郡是歲索虜太守死子燾代立  
二年春正月癸巳朔日有蝕之徐羨之傅亮謝晦奏  
曰先朝不豫已至大漸車騎將軍義真酣酒日夜不  
輟兼惡言訕主謗朝并輒匿甲卒請遵武陵王故事  
廢爲庶人流于新安郡前吉陽令魏郡張約上書訟  
之曰臣雖草介備先黔首少不自量頗爲高荆懾伏  
惟高祖武皇帝挺器神武撫運龍躍仰清天步則齊  
德有虞俯靡地基則侔功大夏故虔順天人享有萬  
國雖靈祚攸長而聖躬不永陛下繼明紹統遐邇一  
心藩王義真天姿夙茂素有卓然之美宜在容良  
取宥過訓以之方伏思大宋之興雖叶應符律而開

基造次根條未豐且宜廣藩屏使兄弟盛比姬氏伏願  
上考前代興亡之由中存武皇帝御名之業下顧蒼生顯  
顯之望時關內田宥冒死詣闕惟願丹誠一經天聽退  
就斧鑕無媿地下執政徙約之梁州道追殺之初高  
祖既締御名而副貳未育帝始義熙二年生于京口及封  
王恣其志欲膺力絕人解音律善騎射於是群小左  
右多進異端義真好文愛士而性又浮躁謝晦嘗言  
於高祖曰陛下春秋既高宜息存萬世神器至重不可  
使負荷非才高祖曰廬陵何如晦曰臣請視之晦造  
義真義真盛欲與談晦不其答遂言德輕於才非人  
主也由是上居于外及羨之等專政王愈不悅與前太  
子左衛率謝靈運散騎常侍顏延之昵狎過甚故吏  
范晏戒之義真曰靈運空踈延之隘薄魏文帝云鮮  
能以名節自立者但情性所得未能忘言於悟當政  
與遊耳矣及主無謀定故先黜義真乙未以皇弟義  
恭爲冠軍將軍南徐刺史丁未大風夫有五色雲占  
曰天錦有兵高麗國使貢獻發使誅皇弟義真于新  
安夏五月江州刺史王弘南兖州刺史檀道濟來朝執  
政諷之乙酉皇太后令曰王室不造天禍未悔先帝創  
業不永棄世登遐義符長副屬當大位窮荒極悖一至  
於此大行在殯幸災肆於悖辭嘉容表於在戚至三  
召樂府鳩集伶官倡優管絃靡不備發珎羞甘膳有

加平日採擇媵妾產子就宮覲然無怍醜聲四遠臣  
寸痛心及懿后崩背重加天下親與左右執紼歌呼  
手推梓宮撫掌笑謔殿省備聞加復日夜媒狎群下  
慢戲興造萬計費用萬端帑藏空虛人力殫盡刑罰  
苛酷幽囚日增居帝王之位好阜隸之役處萬乘之  
尊悅廝養之事親執鞭朴歐擊無辜穿池築觀朝成  
暮毀徵發功匠疲極兆民遠邇歎嗟人怨神怒社稷  
將墜豈可嗣守洪業司馬臨萬邦可廢為榮陽王一依  
漢昌邑晉海西故事鎮西將軍宜都王仁明允篤孝  
悌自幼及長德業冲粹識心明允宜纂承皇統光臨  
億兆主者詳行舊典以時奉迎未亡人嬰此百罹雖  
存若隕永悼怯事撫心崩寒徐傅等將廢帝諷王弘  
檀道濟求赴國許弘等來朝謝晦移家出鎮軍府將  
治府舍而實伏甲士出于外屋以謀告中書舍人邢  
安泰潘盛等為內應夜邀道濟謝晦領兵居前羨之  
等隨後因東掖門開入自雲龍門盛等先戒宿衛莫  
有禦者時帝於華林園為列肆親自沽賣又開瀆聚  
土以象破岡埭與左右引船唱呼以為歡樂夕遊大  
淵池即龍舟而寢其朝未興兵士進殺二侍人於帝  
側帝傷指扶出東閣就收璽紱群臣拜送辭于東宮  
遂幽於吳郡是日赦死罪已下檀道濟入守朝堂六  
月傅亮率臺迎宜都王于江陵徐羨之使邢安泰殺

榮陽王於金昌亭王有勇力不即受制突走出昌門  
追者以門關踣之致殞乃加刑時年十九南郡太守  
江夷臨哭盡哀

裴子野曰昔漢武爲衛武太子置博望園延異能之  
士而長安闕下竟有流血之豐高祖寵樹榮陽恣其  
嗜欲群小覓進亦有金昌之禍苟不納於義方必異  
世而同失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  
傅相之禮其衣服飲食則保節其身三師并輔其志  
進退俯仰如值繩準駑奢淫佚無自入矣故以儀形四  
海君臨萬國奕世休嘉不隕令問宗失教誨則異於  
斯居中則任僕妾之外則近趨走太子皇子有師傅

禮記卷二

三

禮記卷二

二職者皆臺榭也制其行止授其禮法則導達臧否  
罔弗由之言不及於禮義識無近於今古謹勅者能  
訓之以嗇陋愚驚者又誘之以凶慝興置太子太傅  
而無師保其他職掌率由舊章諸王無相置師一人  
多者言大夫領之王臨州則長史行宣通教令又師傅  
之流甚有專恣獨擅威權由是而言君子勿用老成  
碩德多見嚴疎是以本枝雖茂而端莖實寡嗣君幼  
三世淫姦回雖惡物醜類天然習則生常其遠矣  
夫未擊折軸水戾破舟不以水木而過工匠者何本  
其所以然也降及太宗舉天下而棄之亦昵比之爲  
方宗以此終焉嗚呼有國有家其鑑之矣

先是有龍見西方中天騰上上蔭五色彩雲太史奏西  
方有天子氣秋七月丙寅法駕自江陵至行宮傅亮率  
百官奉璽紘詣天門上疏伏惟陛下君臨自然聖明在  
御孝悌著於邦家風猷宣於藩牧宗廟神靈乃眷西  
顧臣奉荷朝列再覩太平行臺至上瞻望城園不勝  
喜悅鳧藻之情謹詣閣門拜表以聞王答書使召見  
傅亮哭甚哀既而問二主薨故悲感嗚咽左右掩泣莫  
能仰視亮流汗不能答既出出嘉腹心於鎮西司馬王  
華南蠻校尉劉彥之于時權臣用命人懷疑懼議者  
謂有異圖王華進說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  
雖嗣主不綱而人望未改徐羨之中才宗士傅亮而  
衣諸生非有言宣王敷之心明矣畏盧陵嚴斷將來  
必不見容陛下寬恩仁慈衆所知也是以越次奉迎  
冀以見聽悠悠之論必不然矣羨之亮晦王弘道  
五人同功孰肯相讓就懷不允勢必不爾殿下但  
驅六轡以副天人之心耳王曰君復爲吾宋昌也  
華以守甲寅舟輿發自江陵中流有黑龍躍負于舟  
左右失色王顧長史王曇首曰此大禹所以受天命  
吾何德以堪之八月丙申舟輿入于京師丁酉謁初寧  
陵進入中堂百辟奉璽紘詣勸進至三乃許之









